

我在胚胎島上 ⊙ 丘 緩

瀛苑副刊

元月十日，如預期中，再度返回出生的小島——桶盤島。也按計畫把阿公阿嬤十年前被拍下來的一張黑白照放大成了張A3尺寸的大小裱框之後和新的床板纏在一起，運到這只是零點三四平方公里的方山地形小島上來。

風平浪靜。

浪靜風平。

航道下的「黑水溝」，也安靜得似乎並不存在。

週末的交通船上擠滿了回虎井嶼的學生，阿兵哥以及一些島民、各種生活物資、腳踏車、RO水、瓦斯桶、盒裝衛生紙，船沉甸甸地好像載滿的漁船歸來……。

民國六十二年唸完小學三年級，我便捲了包袱告別小島，轉學至兒子目前就讀的馬公市中正國小。

而桶盤國小也於民國八十二年廢校。

被戲稱「馬桶」國小（「馬」公市「桶」盤國小）的桶盤國小如今真的成了「馬桶」——廢棄的教室和教師宿舍大概是被一些建造水塔或馬路的工人當成臨時廁所了，散亂的書冊教具荒廢的教室裡頭出現了各形糞便……。

思憶我小時甫入學時的種種，不禁感傷啊。

十二月底時才來過一次，因天氣之故未能見到西崖上入海的落口，今日得幸，和兒子在五點左右趕路往西陞玄武岩

石柱群邊的小土地公廟去看夕陽。

匆匆也準備了臘筆和幾張不錯的畫紙，在臨海的崖邊上，展臂舒懷，大把大把擁抱海風和潮騷，此刻日欲墜，阻之不了，幻變的天與海把暖色調的太陽惹得漸漸清冷，師自然！我和兒子說，快看！大自然正在教你色彩的變化，兒子也跟著抽換一支支的蠟筆，在畫紙上語無倫次地唰唰唰，於是潮騷與筆觸當下混為一式合音……。

天涯海角

天之涯海之角

就是這般情境吧

每次返來，追尋的不外是生命初起的那九年。

不知島外的人間，那種純粹，是否如今再也尋不得了呢？不——我忍不住大叫狂喊，而這兒已經只剩不到二十人了（相對於童時仍有七八百人口），天空也沒了老鷹盤旋，是允許我的聲音的。

我是來吮吸孕育之初的空間中的一切。

如今這靜，靜如藍色不止的大海洋。

用井水煮出來的濃縮咖啡，邀野草花來共飲。

沉靜下來的心與靈，正是被染得凌亂不已的三十四歲所真實需求的。

世紀又要初起了，光天化日之下，孕蓄生命又一程的力量，我將如鷹旋天盤地，海闊天空而去。

(本 文 作 者 為 本 校 中 文 系 校 友)